

她舞出了精彩人生

追忆资华筠老师

红 孩

得知资老师去世的消息，已是她离开这个世界一周后。清楚地记得，在十几天前，曾做过一个梦，好像资老师为了一篇稿子跟我在电话里交流，这次她的声音很柔，不像以往那样清脆，甚至为一个问题我们还讨论或者说就是争论。这次具体说了些什么，因为是梦，所以记不太清。清晨起来，我把梦中的事情告诉我爱人，爱人说，资老师想你了，抽时间你给她打个电话。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不断地为母亲联系医生，治疗折磨她多年的腰腿病，根本没想到跟资老师通个电话。

资老师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舞蹈家，比我整整大了三十岁。我第一次知道资华筠的名字，是在一九九五年。那一年我从团中央的一个刊物调到中国文联刚创刊的《中国艺术报》负责要闻版工作。这张报纸因为是为面对艺术界的，那时我们一帮年轻人从各个单位拼凑而来，对艺术界还不是很熟悉，对于舞蹈界更是两眼一摸黑。一天，报社领导召集我们开会，让我们汇报各自的选题。大概我们这帮人都属文学青年，大家谈的选题和作者的名字均与文学有关，作者的名字也基本是王蒙、刘绍棠、邓友梅、赵大年、毛志成

心香一瓣

等作家。见状，副总编辑晓光老师慢条斯理地举着烟斗说，这可不行啊，大家不能总盯着文学，我们是《中国艺术报》，艺术门类很多，作者队伍要广，譬如你们可以请舞蹈界的资华筠、曲艺界的常祥霖、美术界的何韵兰、书法界的林岫等人给我们写稿，你们不认识我可以帮助联系。晓光老师我们是非常敬重的，他以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那就是我》、《采蘑菇的小姑娘》等享誉音乐界，是名副其实的名家，有他给我们坐镇，心里自然有了保证。

不久，报社的一个小女孩就主动联系上了资华筠老师。资老师不仅人长得漂亮，文章写得也漂亮。我当时很是嫉妒呢。也许是命中注定，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在参加舞协的一个会议上，竟意外地见到资老师。短暂地交流后，资老师把家里电话留给我，说有事可以随时找她。这次近距离的接触，资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词——爽快！

我跟资老师的真正交往，是在一九九五年年底。一天，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上海《艺术世界》杂志多次打电话要发她一个专访，推托足有一年，这次主编急了，说无论如何明年第二期要上，字数八千，无奈，只好希望我能配合一下，完成这个活儿。我当然不能推辞，我把这个机会当成资老师对我的一次考试。在一个黄昏时分，我如约来到西坝河中里三号楼十八层的资老师家，听她给我讲舞蹈、讲人生，足足聊了两个多小时。今天回想起来，那个冬季的黄昏，是多么的温暖啊！几天后，我把写好的稿子拿给资老师看，她看得十分认真，对十几处词语进行了更正，然后才说，你已经写得很好了。

接触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资老师是个十分较真儿的人。她对文字较真儿，对文字较真儿，对生活看不惯的人和事也较真儿。一九九六年底，因为诸多的不顺心，我想调离《中国艺术报》。资老师知道后，很义气地对我说，你到《中国文化报》吧，我跟社长王文章是哥们儿，要不要我给你说说。我一听，说有您这么大的面子，我当然愿意去了。很快，我就办理了调动手续。

从一九九六年至今，我在《中国文化报》已经工作十八个年头，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主编文学副刊。这期间，约写的名家稿件能有上千篇，其中就有资华筠老师的很多作品。资老师是《中国文化报》的老作者，在我来之前就为报社撰稿。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五年，应当时报社社长王文章之约，已经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十年所长的资老师，先后写出了《“上学”与“上任”》、《“舞舞”与“人哏”》、《吊头“化缘”》等七篇“所长手记”专栏文章，引起业内的好评与关注。我到报社之后，她不因对我有“恩”，就任意让我在自己负责的版面上帮她发文章。十几年来，

经我手发她的文章总有二十几篇吧，我不敢说篇篇是精品，但每篇她都是精心写就的。

资老师对舞蹈的较真儿我没亲眼看过，但从多年的交流中我能知道一些。在“文革”当中，已经靠边站的她扫过厕所，也干过重体力活，但她只要有时间，早晨起来仍然会跑到仓库里做舞蹈训练，她觉得舞蹈是她心中永远的女神。今天不让我跳了，不等于明天不让我跳，如果把基本功荒废了，那可就什么也做不成了。我的一位邻居跟资老师曾在一个单位，提起“小资”，她说资华筠在那一代演员中天赋不是最好的，模样也不是最漂亮的，可她的刻苦精神的确是别人不好比的。

我真正体会资老师的较真儿是她对文字的苛刻。在舞蹈界，从演员到舞蹈理论家、到作家、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推动者，资老师是绝无仅有的。我因为为编辑，是写作同行，更多的是与资老师的文字之交。最初期，她给我的稿子基本上不愿意让人改，即使改也要经她同意，为这事很多报社的编辑是吃过苦头的。我也同样如此，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之间常常为一个词一个标题的改动而争论不休，有时甚至把电话扔了。时间长了，我们彼此都熟悉了，也就宽容了很多。有时，为一篇文章观点争论后，隔几天她会打电话对我说，那天你说的是对的，我就是这个脾气，你别在意。我说，您的大腕脾气得改一改，不然哪个编辑都不敢跟您打交道。资老师说，岁数大了，这么多年一直这样，看来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了。

二〇〇四年，我应中国文联出版社之邀，主编一套五卷本的“中国艺术家自述丛书”，除资老师外，还有李光羲、吕远、黄宗英、石维坚四人。我跟这些老艺术家是忘年交，我把这个创意跟他们交流后，他们都觉得好，很愿意配合。在这五位艺术家中，黄宗英老师以作家身份早就名震中国文坛，资老师在此之前也已出版过《华筠散文》、《人世婆娑》、《舞蹈生态学》等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其他三位则没有出过自述这样的散文集。稿文交齐后，我就送给了责任编辑。这期间，资老师几次找过我，希望我能在文章顺序、小辑分类以及照片上帮她把把关。也许我太自信了，或者是工作忙，身体生病，包括对责任编辑的过度信任，这五本书的清样我只匆匆浏览一遍就返回出版社了。谁料，图书出版后，资老师的《过电影》一书出现了两篇文章与小辑名称不符的现象，资老师看后很恼火，打电话问我没看。当时，我真的有点蒙了。后经与编辑核实，是她自作主张调整了，但没把小辑名称改过来。没有办法，我只能向资老师表示道歉，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并责成出版社重印。为这事，资老师好长时间都生我的气，说我不把她的

事放在心上，还批评说我名气大了，有点自以为是了。虽然我多少感到有点委屈，但这件事对我的教训是深刻的。

这件事后，我跟资老师联系便相对少一些。忽然某一天，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资华筠老师不幸得了白血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天哪，怎么会这样呢？放下电话，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回想这些年，我和资老师交往的往事一幕幕出现在眼前……还好，几个月后，在我 and 资老师的通话中，她表现得很坚强，也很乐观，特别说院里对她照顾得非常好，用了最好的进口药。我也为资老师感到高兴，祝福她身体早日好起来，继续为我们报社写文章。

我跟资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在香格里拉饭店，由学生们为她举行的“资华筠从事舞蹈艺术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上。那天来的人很多，我在一个角落里静静地观看着。那天资老师很幸福，动情地讲话，和她的舞蹈同行、亲人、朋友问候、交谈，我是在散场的时候才走上前向她老人家祝贺、拥抱。当晚，我又补写了四行小诗发给她，再次表示祝贺。从那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资老师，电话倒是时常打的，随便交谈一些文艺界的事。我几次问她还有精力为报社写文章吗？她说，现在身体不如从前了，基本不写了。不过，他老伴王寿印老师近来对写作颇有兴趣，王老师是中央歌舞团的老人，知道的事多，可以约他写作。果然，在最近的两三年，王寿印老师陆续给我们报纸副刊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后，反响挺好。

说来也巧，二〇〇四年报社分了我一套房子，就在资老师所居住的那个塔楼。不巧的是，等我二〇〇八年搬进去的时候，资老师已经搬到别处去了。我跟一些文化部系统的邻居聊到资老师，他们都说，咱们这栋楼有没有资华筠可不一样。她在的时候，没人敢欺负咱们，楼道的卫生打扫得干净着呢。据说，从东直门到东土城路到西坝河到望京新开的一条公交线路，就是在资老师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给北京市政府写的一个提案促成的。我没有核实，我相信资老师能干成这样的事。



肖复兴

显祖与牡丹亭》剧组一行六十多人，风尘仆仆来到棠阴镇取景拍摄，热热闹闹了半个多月，着实让古镇棠阴又风光了好一阵子。在实景拍摄地，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拍摄《汤》剧时添置和布置的许多道具。若置身其中，你会有时空在这里交错的感觉。二〇〇四年暑期的一天，有一对祖籍在宜黄、毕业后留在京城文化艺术界工作的姐妹要去棠阴看看。在陪同她们去棠阴的路上，我问她们以往是否来过棠阴，她们会心一笑，说到过的次数比我还多。我说，不可能吧，我可是在这里工作。她们饶有兴趣地说道，她们的外婆就是棠阴人，小时候，在外婆家常住。她们说，小时候常在这些堂屋里玩耍，只觉得好奇和有点神秘，现在看看，真是被棠阴昔日的辉煌和精美的建筑所折服，也为家乡厚重的历史渊源自豪。我看得出，在她们驻足凝视和举着相机拍照摄影时，眼神里流露出的不仅是欣喜，还有深深的眷恋。

在棠阴古镇，最为热闹、最具特色、也最受欢迎的民俗文化是正月十五的承恩花灯会。只可惜在宜黄工作几年，我一直未能到棠阴现场感受一下。相传，那是明朝永乐年正月，永乐皇帝邀皇亲国戚和文武大臣们在宫廷楼上饮酒赏灯、吟诗作赋。永乐皇帝兴致一来就喜欢饮酒作诗，而且他作的诗句一定要时任通政大夫的吴余庆当场誉写。这一次，当吴余庆被召进皇宫时，只见他愁容满面，皇帝问他因何事发愁，吴回奏说，自己从小丧父，而家中老母因病卧床不起，冷冷清清，故而伤悲。皇帝为吴余庆的孝心感动，特下旨赐官廷御灯给吴母观赏。宫廷花灯浩荡荡走出皇城，来到宜水河畔的棠阴，古镇大街小巷一时热闹非凡……从此，棠阴有了承恩元宵花灯会，也有了迎恩庙、承恩坊，更有着淳朴善良的棠阴人孝感动天动地的故事。

因工作需要，我离开宜黄县到抚州市，后来又到了上饶市工作，然而，宜黄，特别是棠阴那些熟悉的人和事、熟悉的一草一木时常浮现在脑海，每次想起，总感到是那么亲切。岁月悠悠，宜水日夜不停地流淌，像唱着一首千年不变的古老歌谣，带着棠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奔向自己心中的远方……

甲午岁末六咏

肖复兴

贺袁鹰老师九十寿

老木浓阴对晚霞，深流静水到天涯。
鸟鸣暖树相成曲，雪打寒窗自结花。
九十年间文浩荡，八千里外梦横斜。
井冈翠竹风帆过，伴我青春泛远槎。

注：袁鹰老师的《井冈翠竹》曾经选入我中学学过的语文课本。中学时，我也曾经买过袁鹰老师所著的《风帆》，插队时带到北大荒。

为我姐八十寿

那年老父病多重，家事柔肩独自撑。
沙雁将雏花带雨，云帆归远水流风。
霜天好月频频寄，雪夜新衣密密缝。
出塞昭君常入梦，只因我姐在呼城。

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姐不到十七岁从北京到内蒙古，参加京包线铁路建设工作，为的是挑起我家生活的担子。她每月要从她的工资中拿出三十元钱寄来贴补家用，一直寄到我去北大荒。那时，三十元钱不是一个小数目。在京包线上，包头、临河、集宁……留下她的足迹。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她一直住在呼和浩特。那是一个我时常想念的城市。

观张洁画展

满幅风生满目云，萧然秋水洗清心。
寸肠梦去春波冷，云帆归远藕深滨。
远树非无存缱绻，他山自有动高髯。
丹青偏爱老将至，画亦如诗夜夜吟。

读《赵丽宏文学作品》十八卷

十八相送画中情，一路新书赏快晴。
四步斋来兰纫佩，半生云起玉听笙。
煎茶试墨心犹静，品乐笺诗韵自清。
长卷如风千里过，片时旧梦又先行。

注：“四步端”是赵丽宏的书房名。

重读《陈寅恪诗集》

陈公诗句已千秋，今日无端共此愁。
几载离骚离散命，一生负气负荆牛。
盲翁明目书青史，乱世伤怀上白头。
红豆鸟丝相伴老，苍天碧海共长留。

注：首联用陈寅恪诗句：义山诗句已千秋，今日无端共一愁。尾联用陈寅恪为妻子祝寿联：乌丝写韵能偕老，红豆生春共卜居。

想起张纯如

纯如清水美如霞，魂似嫦娥梦似侠。
叶落是心伤日月，剑寒当笔走龙蛇。
袖中缩手荒三径，纸上剖肝独一家。
直面当年大屠杀，隔江谁唱后庭花？

注：张纯如，美籍华裔作家。二〇〇七年专程到南京采访收集材料，同年出版《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如果从二〇〇四年此书写作开始，今年整整十年。这位仅仅活了三十六岁的作家，让我肃然起敬。

雪人（外一首）

乔秀清

风卷着雪花在天空狂舞
村里村外都被白雪覆盖
母亲送我参军到村口
站在雪地上，久久不肯离开
呼呼的北风吹乱了她的头发
飘落的雪花让她全身变得洁白
雪人，我慈祥的母亲
凝望我走进茫茫的云海
我回头眺望村口的雪人
母亲的泪滴挂满两腮
那依依不舍的目光
透出对儿子的期待
抗战八年，也是那个村口
留下母亲一次次同样的期待
当年的救教会主任
给八路军送去一大批农民的后代
母亲呵，我的亲娘
你的期待几明白
当兵就要当好兵
做娘的脸上也光彩
我向村口的雪人挥一挥手
几句心窝子的话喊了出来
娘，你等着吧，立功的喜报会告诉你
儿不是孬种，是平原农民的好后代
那一刻，父亲呜呜哭了
虽然已成遥远的往事
那一刻，总是忘不了

父亲在我面前呜呜哭了

父亲的眼泪
让我铭心刻骨
记得我参军
骑车带我直奔新兵集结处
四十里的乡间路
洒满父亲的热汗珠
一声声前进的鼓点
一句句无声的嘱咐
脱下母亲为我做的衣裳
穿上没有帽徽领章的军服
我站在县城的街道上
送父亲踏上归途
平原的风托住了欲坠的夕阳
也吹开了我心灵的窗户
“爹，天就要黑了
回吧，还要走几十里路呀
放心吧，到部队我一定好好干
不给爹丢脸，行不？”
那一刻，爹呜呜哭了
还用问吗？他是抗战时期的村干部

生活在江南，我到过一些古镇。宜黄县的棠阴是特别值得回味的一个。这既有走得多、走得亲近的缘故，更因这里的一方水土、这里的风物、这里的人，还有这里的故事……

我第一次知道“棠阴”，是三十五年前——一九七九年的金秋，那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三年。在我们新入学的大学同学中，有几位是来自宜黄县的同学。因为大家来自各地，初来乍到，在平时的聊天中总离不开家乡的话题。其中一位同学在谈宜黄时，更多的是讲他家乡棠阴的故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让我对棠阴这个古镇产生了些许好奇。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有过多次到棠阴看看的想法，甚至是冲动。然而，第一次踏上期待已久的棠阴，则是十多年后，我到宜黄县委工作时。此后，由于工作需要，我许多次来到棠阴。到的次数多了，了解的多了，地方熟了，人也熟悉了，与棠阴的感情也就深了。不知不觉得，发现自己喜欢上了棠阴。确切地说，我内心深处愈加敬重棠阴这个地方。

棠阴，是江西省历史上四大名镇之一，位于宜黄县的东南山区，宜水河畔，始建于北宋天圣九年（公元一〇三一年）。据史料记载，唐宋五代时，四川节度使吴氏轩南迁的后裔吴嫌见此地山环水绕、景色宜人，便定居于此，吴家遍植甘棠树，后来绿树成荫，故得名棠阴。之后，又陆续有罗姓、符姓、黄姓等人口迁入，棠阴逐渐变成了一个集镇。

棠阴，真正让她扬名在外的，不是山水风景，而是依托宜水盛产的夏布。宜水流经棠阴，两岸土地肥沃，千百年来，那里的百姓都有种植苕麻的习惯。夏布的原料是苕麻，取麻皮和麻秆之间一层薄薄的纤维，经多道工序生产而成，“轻如蝉翼、薄如宣纸、软如罗娟、平如水镜”，为暑天衣料佳品。这种传统手工技艺已被国家列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宜水发源于距棠阴几十公里之外的群山之间，流经棠阴一带，河水清澈见底，并含硫磺质，河床渐为开阔且鹅卵石密布，不但有利于夏布漂洗，而且十分便于夏布的晾晒。凡经此河水漂洗出来的夏布，色泽光亮、洁白柔软，不仅商界争相采购，更受

到消费者的喜爱和欢迎。甚至许多外地生产的夏布在销售前，也要特意运到棠阴漂洗。棠阴夏布畅销南昌、九江、上海、天津等各大城市，甚至漂洋过海，远销韩国、朝鲜及东南亚国家。明朝永乐年前后，棠阴夏布生产开始逐步形成规模。据史料记载，明永乐年间，宜黄县每年用棠阴产夏布五万多匹，折交官田公粮。到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到达鼎盛期，建有织布坊一百多个，漂染坊二十多个，当时山西、武汉等地还在棠阴设有会馆，专门收购棠阴夏布。民国时期，江西省还在棠阴这个地方小镇设有

到消费者的喜爱和欢迎。甚至许多外地生产的夏布在销售前，也要特意运到棠阴漂洗。棠阴夏布畅销南昌、九江、上海、天津等各大城市，甚至漂洋过海，远销韩国、朝鲜及东南亚国家。明朝永乐年前后，棠阴夏布生产开始逐步形成规模。据史料记载，明永乐年间，宜黄县每年用棠阴产夏布五万多匹，折交官田公粮。到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到达鼎盛期，建有织布坊一百多个，漂染坊二十多个，当时山西、武汉等地还在棠阴设有会馆，专门收购棠阴夏布。民国时期，江西省还在棠阴这个地方小镇设有

古镇棠阴

黄晓波

“江西省麻织学校”，师生多时达五百余人，为江南各地的纺织行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棠阴，这个原本交通并不十分发达的集镇，由于夏布的产销旺盛，较长一个时期，车来船往，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以致被冠以“小小宜黄县，大大棠阴镇”的美誉。

夏布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也带来了棠阴商业的繁荣兴旺。钱庄、当铺、旅馆、饭店、学校、戏园、运输和建筑业等如雨春笋，在棠阴应运而生。明清繁荣时期，棠阴集镇五里长街，商店、场坊鳞次栉比，十里河埠，商船云集，棠阴的建筑业，也在此期间得到蓬勃发展。二〇一二年五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由建设、文化部门进行的传统古村落调查，仅在棠阴镇政府所在地附近的三个行政村共有登记在册、保存比较完整的棠阴古建筑八十一处。主要代表性的建筑有八府君祠（吴姓大宗祠）、承恩坊、迎恩塔、大夫第、罗氏宗祠、观赏坊、绣花楼、曰字堂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当地各级政府愈来愈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二〇〇三年七月，棠阴镇被江西省政府定为首批历史文化名镇，二〇一二年十二月被评为全国生态名镇。

“承恩坊”又叫功名牌坊，始建于明宣德五年（一四三〇年），是知事谭政为当时由皇帝“恩赐”荣归祭祖的通政大

夫、官廷大书法家吴余庆而建，故坊名“承恩”。承恩坊全木结构，雕工精湛，造型美观，实属建筑工艺精品。四百多年来，历经风月，至今仍一直矗立于棠阴街口，成为棠阴镇一张著名的历史名片。而气势恢宏的“八府君祠”是棠阴吴姓大宗祠，坐落于棠阴镇中街，现为棠阴小学所在地。祠堂建于明神宗万年八年（一五八〇年），是吴氏后裔经商夏布发达后为祭祖而修。祠堂占地面积极大，当时山西、武汉等地还在棠阴设有厢房，两廊立柱二十八根，柱皆巨大，四根中堂立柱周长各为二点四六

米，据专家考证为“江南民居第一柱”，石础周长达到二点九米，有镂空宝相仰莲图饰，大梁雕雀、鹿、蜂、猴精美图案，隐喻“爵禄封侯”之意。据载，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开展革命活动，召开过红军指挥员会议和群众大会，也有一大批棠阴热血青年积极报名参加红军，投身革命事业。现今古墙上仍存有大量红军标语，留下了光辉的革命事迹。新中国成立后，从棠阴古镇又走出许许多多优秀的才人，在全国各地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绣花楼”初建于明代，扩建于清代，整个房屋楼院有九十九间，砖木结构、建筑精美，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原乡（镇）政府设在这里办公。这里也是电视连续剧《汤显祖与牡丹亭》的主要拍摄取景地。

据史料记载，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曾多次游历过棠阴，并将他的惊世之作《牡丹亭》在此演绎。改革开放后，棠阴由于独具特色的明清建筑群和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影视剧组和摄影、旅游爱好者前来。让棠阴人最为津津乐道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执导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导演王扶林、后起之秀高希希为正、副导演的《汤

凭海临风